

飞机冲破天穹下绵延 3800 公里的云海，轰鸣着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迈出机场大门，“西藏欢迎您”五个白色大字扑面而来，我们终于踏入这片蓝、白、金、棕交相辉映的高原圣域。

这里离红尘很远，离天堂很近。抬头望去，蓝天蓝得透亮，澄澈得让人只想融化其中，与这份至高无上的纯净融为一体。

游移的白云白得纯粹，不染一丝尘埃，目光触及，心中便涌起远离尘嚣的敞亮。空气中飘来清新又圣洁的气息，每次呼吸都像卸下一份红尘里的烦心事，身心轻松了许多。

一路前行，寺庙的金顶与转经筒泛着暖光。寺院前的彩色经幡柱直插云天，藏家屋顶上，祈福的风马旗随风飘扬。

更常见的是玛尼堆，在山口、湖边、寺旁、路角随处可见。那是“石头的经卷”，是大地凸起祈福。几块简单的石头，堆叠起的却是藏民最本真的精神：无需华丽供品，只需悬挂一块布、堆积几块石，就能将对生命的敬畏、对众生的祝福，悄然融入高原的广袤天地，与自然共生。

仲秋傍晚的风，携着雅鲁藏布江的湿润扑面而来。

我们的车碾过佛掌沙滩的沙路，绕过多雄拉雪山的山麓，行至通往米林县索松村的盘山路上时，恰好撞上了南迦巴瓦峰的“日照金山”。

此前我只听闻，这座海拔 7782 米的神山藏着太多秘密。它终年被积雪与云雾裹挟，从不轻易露出真容，也因此得了“羞女峰”的别号。

藏地传说里，天上众神常于山巅聚会，煨桑的青烟化作高空的旗云，在峰顶飘成流动的圣烟；唯有晴好的傍晚，夕阳才能揭开它的面纱，透射出金子般的光芒。



琼岛路上

□郑志忠

车出海口，一路向南。骑楼老街在晨光里醒过来，阳光斜斜地切过廊柱，把斑驳的影子拉得老长。我在铺前镇的路边摊坐下，一碗糟粕醋端上来，酸辣在舌尖炸开，恍惚有渔歌从很远的海上飘来。

木兰湾的风车缓缓转着，像巨大的白色指针，丈量着琼北海岸线的悠长。我摇下车窗，让咸湿的风灌进来。这风里有故事，有鱼船柴油的味道，有珊瑚碎末的叹息。

到潭门已是傍晚。渔港喧闹着，刚归航的船挤在一起，随着波浪轻轻碰撞。老渔民坐在码头补网，手指翻飞如织梭。他的皱纹很深，我递了支烟，他接过别在耳后，继续手里的活计。“年轻时也想过出去，可海留人。”

风云总是不期而至。台风“麦德姆”改变了我的计划。在琼海民宿的窗前，看棕榈树狂舞成绿色的火焰，我突然明白了——旅途如人生，最美的不是按图索骥，而是与意外温柔共处。取消蜈支洲岛的夜宿，倒成全了在南海博物馆的半日清闲。那些宋元瓷器静默着，比起瞬息万变的海浪，它们诉说着更恒久的故事。

台风过后的天空，像被浣洗过的青瓷。去棋子湾的路上，云絮如棉，一片片铺展到天边。落日终于赴约，把礁石、沙滩和我的影子都染成暖橙色。有个小女孩在捡贝壳，每拾一枚都要对着夕阳照一照，那专注的神情，让人想起朝圣者。

儋州的古盐田还保持着千年前的模样。石盐槽像一方方砚台，盛着浅浅的海水，也盛着先民的智慧。守盐的老人说，这活计传了不知道多少代：“太阳晒，海风吹，就结晶了。”他说得平淡，我却听出了诗意。是啊，最朴素的劳作里，藏着最深的哲学。

那些夜晚，住在不同的民宿里。每早 6 时到 8 时，每晚 9 时到 11 时，雷打不动地写作。海风把稿纸吹得哗哗响，仿佛在替我翻页。写回望仙游，写琼岛拾思，字里行间都是海的味道。海南的馈赠从不吝啬，它给追风者以浪花，给停泊者以港湾。想起苏子当年在此顿悟：此间有什么歌不得处？

是啊，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这趟环岛自驾，让我重新理解了“行走”的意义。那些邂逅的风景，不期而遇的人，猝不及防的变故，都是生活馈赠的礼物。

眺望

□陈建平 文／图

南迦巴瓦峰

此刻，传说就在眼前。南迦巴瓦峰像造物主亲手罗列的几锭金元宝，连顶端的旗云都沾了金气，在风中轻轻晃动。这真是一场神奇的遇见！

我们慌忙停下车，迫不及待地掏手机、举镜头、对焦距，只想把这转瞬即逝的神迹牢牢框进画面。

后来才知道，这“日照金山”一年不过现身 60 余天，每次露面也只肯暂留片刻。撞上这样的奇景，至于会不会发财倒在其次，终归是幸运的馈赠。

果然，不过七八分钟，暮色便浸上了山头。“羞女峰”披上一层灰铁色的纱巾，将金容遮得严严实实。当夜，我们寄宿在雅鲁藏布江畔索松村的“暮云山居”，刷抖音时竟刷到了另一帧“日照金山”。

想来那位摄影师是在雅鲁藏布江对岸的玉松村，占了江滩拐弯的绝佳位置取景，金色的山峰倒映在碧蓝江水里，流光在波面上跳跃起舞。为了得见神山这一面，不知他在江边蹲候了多少个黄昏。

索松村卧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北岸，本是藏在深山里秘境，却因能望见“羞女峰”的真容，成了观赏“日照金山”的绝佳去处。

若赶上春深时节，千亩桃花将峡谷染成一片粉红，藏式村落从花海中探出头来，雪峰悬于天际，江水绕着花田流淌，连风里都裹着西藏少有的温柔。

这就让人忍不住想起《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里的乡恋，却又多了几分高原独有的苍茫。

近年来，“羞女峰”的神秘吸引力，让这座静谧的村落渐渐揉进了烟火气。“大空里”“藏布丹东”“雪里桃花”……一家家民宿与酒吧悄然冒出。

就连“林芝黑店”“光阴的故事”这类带着江湖气的名字，也藏着雪山下的暖意。

它们不只是旅人歇脚的地方，更成了能与神山“对饮”、和星空“对话”的角落——夜里围着火炉听陌生人讲



旅途故事，连风都带着传奇的温度。

“暮云山居”的窗户正对着南迦巴瓦峰。清晨推开窗，雾霭像牦牛奶般漫在山间，“羞女峰”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逆光里朦朦胧胧看不真切。

等太阳再爬高些，我们转到村前的观景台，才真正见识到它的“羞”——竟拉来一片金雾挡在身前，下方的山体渐渐褪成暗蓝色，藏寨上空飘着几缕白炊烟，像系在山腰的丝带。

往下看，雅鲁藏布江绕着弯奔流，江心露出一座小小的岛，滩涂上斜斜立着一截枯树桩，枝丫直指向天空，仿佛在对着神山许下誓言。

雪峰、云霓、藏寨、江湾，拼成一幅与世隔绝的画卷，让人忽然读懂了西藏独有的、勾魂摄魄的魔力。

观景台下有条窄窄的甬道，像被藏在山间的秘密。走过去时，只见密密麻麻的祈福铃挂在甬道两侧，风一吹便响成一片，仿佛无数人的心愿在低声倾诉。

甬道尽头是片草坪，中间的玛尼堆上垒着刻满经文的石头，祈福门绑着经幡与牛头骨。阳光被身后的神山挡住，却从峰尖的缝隙里漏出来，在天幕上散射出奇幻的光。

“这简直太西藏了！”我赶紧招呼同行的国英、陈强、东霞来拍照，想把这圣域的苍茫与信仰定格下来。

可后来司机的话让我心里一沉：藏地的玛尼堆是神圣的精神寄托，牛头是力量与守护的象征，哪能随便合影？

我慌忙删了照片，仿佛刚才那阵风铃的轻响，是神山在轻声提醒。

次日，我们前往色季拉山站。4728 米海拔的风带着丝丝凉意，站在平台上眺望，南迦巴瓦峰横亘在天际，风云在它的峰顶翻涌。

近旁的山是鲜活的绿，远些的染着淡蓝，唯有“羞女峰”半遮半掩，露出一片晶莹的雪肤，天青色像大海般盖在山与云之上。

人站在那里，连呼吸都变得轻缓，世间的烦心事全被这壮阔景象卷走，只剩灵魂跟着云涛飘向雪峰。

山站的玛尼柱顶端顶着个青铜牛头钉，风吹过，钟声裹着经幡的哗啦声，落在挂满哈达的玛尼堆上。

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神秘的高海拔特质，让色季拉山站成了游客向往的秘境，更成了当地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深度融合的符号。

当地人说，能遇见神山，不必纠结没能看清它的全貌，不必遗憾没能留住合影。

毕竟那抹“日照金山”的璀璨，那片雪峰的纯净，早已落在心里，把旅途的尘埃都涤荡干净。眺望神山的那一刻，我们不只是在看风景，更像是被神山轻轻触碰了灵魂。

我忽然想起一段话：“西藏的魅力，在于它既能让你看到地球最极致的风景，也能让你遇见内心最真实的自己。”



□陈金狮

副楹联：“千余年佛土庄严，姑苏城外寒山寺；百八杵霜钟清响，闻客船中夜半声。”这显然是按张继的诗意所写。张继诗中所咏古钟早已散失，明代嘉靖年间铸造的巨钟“寒山寺钟”后也流入日本。1920 年康有为来寒山寺，慨叹“空楼无钟”。清末重建寒山寺时，日本人士募铸唐式青铜乳头钟送归，被悬于大殿左侧。如今钟楼所悬挂的钟为清光绪年间江苏巡抚陈夔龙主持重铸，重约 2 吨，高 1.2 米。殿后的普明宝塔为木构，高五层，每层四围护栏。纵观寺院建筑布局，打破传统中轴线对称，给人一种移步换景的感觉。

寒山寺里也供奉寒山与拾得铜像。就在我刚踏进寺门时，迎面就看到一堵墙上绘有系列寒山、拾得图像。清代，雍正皇帝御封二人为“和合二仙”，也就是掌管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的神。在寺里的碑廊上，有块黑底白字的方框，上书《寒山拾得问答》。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此种境界，我等凡夫俗子只能仰望。

碑廊上还陈列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碑刻，所书内容皆是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其中明代文征明的书碑因历尽劫难，字迹湮漈，清末由学者俞樾补书重刻。此外，尚有岳飞、唐寅、康有为等名人的墨迹石刻。那些碑刻上的文字，或刚劲有力，或飘逸洒脱，真是一座书法艺术的宝库。

寒山寺的钟声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仍在新年子夜响彻姑苏城。那钟声成为无数心灵共同聆听的文化回响。



走在洛阳桥上(外一首)

□郑朝阳

海潮已退。赶不上昨夜乡戏里那一出惊涛骇浪。古渡口，往事不再风，摩挲首座梁式跨海石桥题刻碑林最显眼处的——万古安澜，是前人的心愿也是后来者的颂歌

走在桥上。我像是从戏文里出来被一位叫蔡襄的太守叫住。他袖口带风，夹着咸咸的蛎壳味那味道钻进我手机壳里与抖音的“洛阳桥打卡”混响一起按下静音

滩涂上的螃蟹，想爬就爬红树林间的白鹭想飞就飞；与我在镇风塔、月光菩萨前的心境一样，没有不安念头

看了看“筏型基础”的桥墩指尖摸到石将军护胸的凹坑，一小片盐霜像旧渔船木板上，渗出铁钉的锈水被随手刮下，撒在当年我作业本的格子里小小年纪怎么就有“种蛎固基”的点子

忽而一阵横风桥身微颤，替蔡襄把九百年没说完的半句叹息，咽回牡蛎缝里。一拨一拨游客从旁经过，像当年催赶洛阳桥三百六十丈的工程

走远的人影，在桥尾一转弯把讲解词空余的逗号留给我，鞋底沾着宋时的蛎壳一步，一步，量着未被收走的一丈五

仰蔡襄

那一横长桥是你留在闽南最沉的笔意洛江湖平，传说不老花岗岩的坚硬用于昔年造桥，也在洛阳桥北复刻你大宋的端严石像以正楷，校正我的站姿我仰瞻，却悔衣角带墨竟把半生写成行草

木兰溪往事(诗三首)

□石麟芋

香山宫

当将军滩的潮声漫过溪中垒石花香便从十九岁的盛夏潮流而上黄昏时杜松林的树影覆盖山中碑记风中的飘旗，覆盖住影子的余温以及，周而复始的奔忙与徒劳无功

在青垵村，雨中不停奔跑的女子终于松开白驹的缰绳与溃散的陂坝她把落花安置在庙檐西窗把奔腾的溪流安置在湿润的眼眶中把金蝉、萤火虫，未曾驯服的烈马安置在四季更迭的香火里以及，日复一日的山映与鸟鸣之中

五府桥

蝌蚪与蜈蚣攀附上急速漂流的浮莲掠过河水两岸的祠堂、宫庙与村庄麻雀们竞相挣脱尘世的牢笼跳跃着，奔赴万物复苏的春日

在下横山村，鱼群聚集在漩涡周围粉身碎骨的老实人撒下荔枝与稻谷沉溺于一场航筹交错的笙歌夜宴河边的水藕沉溺于暮色覆临的红光青苔覆盖住篱笆墙外的影子你把有关南方故里的所有执念紧锁在桥岸一树备受折磨的绿色里

照宁桥

弧形的桥身是一只倒竖的耳朵它聆听着路人的悲悯，溪河的潮信以及灰棕鸟掠过水泥森林的颤音白湖的夜色在静谧中沉潜水底你不再得到委婉的赞美溪水也失去绵延的群山奔腾的河马

在阔口村，鸬鹚鸟啄开柚子的果肉接纳世人的供奉与开明的慷慨不谙世事的少年，脚步迟疑徘徊在桥边的棺材铺与游戏机室直到湖心亭的莲池浮起两岸灯火桥头的石狮淹没在渡口的高楼之间